

池袋ウエストゲートパーク 8

非正規 反抗分子

[日] Ishida Ira
石田衣良

江裕真 译

非正規 レジスタンス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池袋西口公園

8

VIII

非正規レジスタンス・池袋ウエストゲートパーク

非正規
反抗分子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非正规反抗分子 / (日) 石田衣良著, 江裕真译

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1

ISBN 978-7-208-09882-4

I. ①非… II. ①石…②江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
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43472 号

责任编辑 管鹏鹏

营销编辑 邓宇

装帧设计 管鹏鹏



非正规反抗分子
[日] 石田衣良 著
江裕真 译

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)
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本 890 × 1240 毫米 1/32
印张 6.5
插页 2
字数 155,000
版次 2011年5月第1版
印次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
I S B N 978-7-208-09882-4 / I · 875
定价 22.00元

目录

千川余生妈妈 1

池袋清洁队 45

退休牛头犬 87

非正规反抗分子 129

这个世界，所谓看不见的家庭也许是存在的吧。

我指的是因为已经毁坏，就被人当成秽物般隐藏起来的家庭故事。明明就在那里，却无人注意，再怎么发出惨叫，也没有人愿意倾听。痛苦与贫困全都被塞到家里去，不会对外泄露。然后不知不觉，它们就像春天的雪一样，干干净净地从这个世界上渐渐消失。无数的家庭不是在空中分解四散，就是在原地腐朽，渐渐溶化。再怎么遭遇困难，都没有人伸出援手，因此会这样也是理所当然的。

打个比方，例如像我们家这样的单亲妈妈家庭。小时候，只要一和朋友一起流着鼻涕玩耍，就会经常听到朋友的父母悄悄地对他说：“那个家没有爸爸，所以不要和他玩。你也会变成坏孩子哟。”

这样的父母，完全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，也没有靠近过我。态度上就好像现场只有自己家的小孩一样，我是个看不见孩子。但我不会因为这种事就受伤。只是觉得，这个世界是用这种方式来判断人的吗？我们每个人都对别人有偏见。自信满满地说自己没有什么偏见的人，只不过是带有“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偏见”的偏见罢了。

这次要讲的，是一个单亲妈妈在池袋的陋巷里咬着牙生存下来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可以让我们直截了当地了解，在人们心醉神迷于战后最长的一段好光景之际，到底把什么给割舍掉了？

虽然在我的故事中只提过一点点，但我家老妈似乎有狂热的粉丝存在！我要告诉这些脑子不正常的粉丝一个好消息，在这个故事里，我老妈比我活跃得多了。“麻烦终结者”这种麻烦的名号，我看是不是就让她

好了。我家老妈是个在露骨时代的制约下，用尽各种方法幸存至今、没教养的欧巴桑，和你我没什么两样。

不过今年春天，这样的老妈狠狠地把我弄哭了。我既非恋母情结者，而且就算我嘴裂了，也不会对抚养我长大的她说什么谢谢。不过嘛，她虽是我的敌人，却是个了不起的女人。因为她是老妈，厉害也是理所当然的。

但这个故事的重点不在于泪水。第一次读的时候可以哭没关系，但第二次读的时候，也不要忘了生气。因为我们应该可以借由双手，设法为全日本的单亲妈妈做点什么。救救那些在寻求自立的名义下，任由自己如自由落体般坠落的母亲与孩子。无数家庭在 M 型社会的水泥底部撞毁的声音，夹杂在疯狂的背景音乐中，谁也听不见。无论在何种家庭中长大，小孩子都是宝贝吧？那些孩子们背负着这个国家的未来，这是可以确定的。请多把钱花在这些孩子身上，而不是花在深山的道路或是为了门面而兴建的机场之上。拜托了。



池袋的街道上，温暖的冬天毫无预兆就变成了春天。

竟然连一次像样的雪也没下，这是我有生以来首次见到的奇景。不过这样一来，我就不必铲除我们水果行门口的积雪了，因此我大大欢迎暖冬的到来。对我来说，街道的环境要比地球的环境重要多了。

就这一点来说，春天的池袋不折不扣地平顺。虽然门外汉偶尔会发生激烈打斗，但因为这里是池袋的西一番街，所以这种事与吹散花瓣的和风并没什么两样。至于我，我很想说自己的阅读与专栏写作很顺利，但在写东西方面，还是和过去一样痛苦。之所以会愈写愈觉得难写，一定是因为语言这种东西是神明送给傲慢人类的诅咒吧？搞得我老是在胸前盘着手，在那里“嗯嗯啊啊”半天。啊——麻烦死了！

那一天，在诱发我睡意的阳光之下，我开始在店前堆放起八朔橘。从小时候起，我就经常把卖剩的水果当成点心来吃。由于八朔橘酸酸甜甜吃起来爽口，量再大我都吃得下。

铺着瓷砖的人行道那头，一个带着小孩的妈妈，在高温而晃动的热气中朝着这里走来。那个妈妈穿着皱巴巴的运动外套，一定是直接穿着它睡觉吧？她的身材还不差，但长裤在膝盖的地方破了洞，头发蓬乱，脂粉未施，如果好好化个妆，应该会是还不错的的美女，但现在的她却是一副累坏了想睡的表情。

小孩子是个三岁左右男孩，也穿着和妈妈一样无品牌的便宜运动外套，精力充沛地往这里走来。缠在他腰际的皮带上，挂着带狗散步的牵引绳。就是只要他跑远，细弹簧的机制就会把绳子卷回来的那种设计，真是太出色的发明了。

我看到这对熟悉的母子，向店里出声叫喊道：“妈，他们来了！小由和一志。”

大贯由维与一志是这位单亲妈妈与独生子的名字。老妈把卖剩的水果

一个个放进白色塑料袋中——瘪掉的八朔橘、碰伤的草莓、全是斑点的香蕉……走出店外向他们挥了挥手说：“喂，阿一！”

一志一看到老妈，就好像猎犬看到猎物一样跑了过来。说起来，无论是肉还是果实，都是在快要烂掉之前才会好吃。至于女人嘛，我不予置评。因为我没有碰过那么老的女人。小由把牵引绳拉了回去，发出叽叽的声音。三岁左右的男孩只要给他自由的空间，你永远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，就好像出身巴西的前锋一样。

“每次都很感谢您。过来，一志，说谢谢。”

一志双手合十，鞠了个躬。

“非常，谢谢，妮……”

好可爱。这个小鬼是刻意这样的吗？老妈瞄了我一眼后说：“男孩子可爱大概就只到五岁左右吧。一旦长成这样，就只会露出‘我自己长大了’的表情，变得不可爱了。”

那又关你什么事。小由露出惰性气体^①般的表情，对着阳光眯起眼。老妈见此担心地说：

“你还好吧？”

“刚结束夜班很累，可是一志又吵着要到外面来散步。”

老妈和我说过，小由似乎是夜间工作的。白天她也想把孩子托给托儿所，自己轻松一下，但附近的托儿所已经额满了。当然，光靠妈妈一个人

① 惰性气体：化学性质不活泼的元素，包括氦、氖、氩、氪、氙、氡。

的工作，也付不起托儿所的费用。

据说她正在存钱，希望明年起可以让一志上托儿所。单亲妈妈真是辛苦。小由好像想起什么似的，说道：“对了，阿诚。我有点事想请你帮忙。”我有不祥的预感，看向老妈的方向。敌人就像绝对王政的君主般，只用下巴向我下命令。“你帮完她再回来，店由我来管。”就这样，今年春天第一件麻烦，就把我卷进去了。或许是在她身上看到过去的自己吧，我家老妈拿单亲妈妈最没办法。



春天的西口公园，真的非常悠闲。鸽子、流浪猫与上班族全都心无旁骛地在晒太阳。虽然人类总希望将自己塑造成最了不起的模样，但同样都是生物，沐浴在温暖阳光下的那种舒服感，和其他许多动物完全是一样的。牵引绳被解开的一志，追逐着在圆形广场石板路上被风吹跑的染井吉野樱花瓣。白色的涟漪在西口公园里荡开，远方的樱树大约有八成已经长出嫩叶。

我的声音完全就是不耐烦。“你说帮忙，是什么事啊？”

小由从运动外套的口袋里拿出烟，点了火。她吞云吐雾，一副好抽到让人讨厌的样子。“一志终于也三岁了呢。”

我看着正与随风飞舞的花瓣玩耍的孩子，好像一只小猫在耍弄玩具一样。“这件事怎么了么？”只要出生后经过三年，谁都会变成三岁，不就

是这样吗？

小由突然双手合十，向我鞠躬。“拜托。你明天可不可以帮我照顾一志呢？”

“绝对办不到。”

小由以往上的视线观察着我的表情。“为什么呢，阿诚？”

“不好意思，明天我要为杂志的专栏去采访，和别人有约。那是两星期前就约好的行程，绝对无法更改。”

我要去采访一位池袋的创业家，他的唱片行专门销售一九七〇年代朋克摇滚的黑胶唱片，大受欢迎。据说他现在在东京都内的店面共达五家，是个四十岁了还把金发抓得尖尖刺刺造型的男子。

“这样啊，真是难办啊。一志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吃饭，也可以自己看DVD了，并不是那么难带。”

“是哦。”

如果是老妈，一定会说“你就算取消采访，也要给我照顾一志”吧。虽然就某种立场来说那么做才是对的，但当时的我根本不可能预知这种事。

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

小由叹息般地说道：“去听演唱会，是我年轻时喜欢的歌手。”小由的年纪和我差不多，但这个单亲妈妈大概是觉得自己已经不年轻了吧？她奉子成婚，生下孩子，在离婚后又一个人含辛茹苦地养育孩子。每天的这种生活，或许就像是磨损掉青春的磨床一样。

“我在和一志过两人生活的这两年间，一天都没休息过。晚上要工作，

白天要带孩子。是一个朋友说多一张票，临时找我去的。难道我稍微喘口气，也是一种奢侈吗……”

我也感慨了起来。“小由的娘家没办法帮忙吗？”

一志的母亲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。“没办法啊，因为我爸妈也离婚了。我妈要工作，没办法请她照顾一志。”

“这样啊。无法帮你的忙，真抱歉。”

小由突然冒出偷笑的表情。“没关系啦。光是这样好好听我讲话，阿诚已经比别人好了。世界上大部分的人，既不会听我讲话，连正眼也不看我一下，就好像我们这些人完全不存在一样。”

透明的家庭就这样一个一个诞生。我直直地看着在圆形广场中跑来跑去的小男孩。一志一下子拍手，一下子抓花瓣，一下子又跌倒在了那里哭。这孩子真的不存在于此时此地吗？我出神地凝视着这个透明的小男孩。



第二天，我按照预定计划去采访，地点是池袋大都会饭店一楼的咖啡厅。采访的内容可有可无，中年男子好像只要工作碰巧顺利，就会露出一副“天下尽入我手”的表情。对于这个金发疯狂的摇滚乐迷，我只有顺着他的话附和一下而已。

因此休市后的第二天，我大感震惊。老妈的声音叫醒了我，我一从枕头上抬起头，她就在我那间四张半榻榻米的房里，把报纸摊开在满是

伤痕的书桌上。“阿诚，前天小由拜托你什么事？”那种声音几乎算是在斥责我了。

“一大早就吵死了！我昨天整理录音带，现在睡眠不足。”

我只睡了三个小时。老妈以刽子手般的眼神看着我，向我递出报纸。那是全国发行的报纸的地方版，我们这里是池袋，因此是城北版。

“什么事啊，小由不可能上新闻吧？”

“你别管，读就对了。”

我浏览了老妈指着一篇不起眼的报道：

三岁男孩从阳台跌落

九日晚间七时，在丰岛区千川一丁目，大贯由维小姐（二十二岁）的长男，一志小朋友（三岁），不小心从自家三楼的阳台跌落。由于跌在人行道边栽种的植物上，只撞击到右手臂，受了轻伤。事故当时，妈妈由维小姐正外出观赏演唱会。大贯小姐家只有母子两人生活，据信一志小朋友是因为爬上阳台上的洗衣机玩耍时翻越栏杆的。

读完报道的时候，我跪坐在棉被上。我心想，惨了，要是我取消采访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“什么嘛，这篇报道的写法，好像单亲妈妈去看演唱会是什么坏事一样。”仔细想想，我从小时候开始，我家老妈就经常晚上去看戏或看电影。我很早就觉得，大人都是喜欢晚上出去玩

的。这种夜晚我不外乎看看电视，或是早早上床睡觉。

“阿诚，你去看看她状况如何。”她双手叉腰，气势十足地对我说道。这种时候，我家老妈比池袋三大组织的老大还要可怕。

“……知道啦。”语毕，我伸脚去套上清晨才刚脱下来的牛仔裤。



千川位于地下铁有乐町线，离池袋两站路，位于与板桥区的交界处。那里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住宅区，挤满了大厦与住宅。如果用M型社会的高峰与低点计算，会让人觉得大概就是东京接近平均值的一个地方吧。我一面确认着老妈告诉我的住址，一面在细窄的道路上拐来拐去。

照着电线杆上的标示板找到的，是一栋约摸介于公寓与集合住宅间的建筑物。原本应该很美观的外墙瓷砖上，浮现出红锈般的伤痕。虽然是三层楼建筑，但没有电梯，于是我沿着已磨损的水泥楼梯往上走，按下了没放门牌的小由家的电铃。

按了一次后，没有回应。我才按第二次，就传来一阵凶恶的声音：“你们吵死了！我管你是周刊记者还是什么人，我干吗非得把我们母子的事讲给你听不可？反正我是恶魔妈妈啦，你们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不就行了！”里头传来丢掷什么东西的声音。

确认过她安静下来后，我冷静说道：“我是阿诚，我妈叫我来看看状况。小由，你没事吧？”好一阵子没有任何回应。重新上了漆的便宜不

锈钢门，从内侧像爆炸一样打开了。没化妆的小由哭着站在玄关那里。

我向她举起提在手上的塑料袋道：“草莓、八朔橘，还有香蕉，都是一志爱吃的水果。”

关上玄关的门后，小由过来抱住我。她的身体在颤抖，几滴眼泪掉在我的胸前。“我已经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是啊。阿诚你的胸口借我哭一下好吗？”

我抱着变得憔悴不堪的单亲妈妈，在暗到连白天也好像夜晚的玄关处站着。



房子是1DK^①的隔间，走进屋内，马上就是四张半榻榻米大小的餐厅兼厨房。以玻璃门隔开的，是另外六张榻榻米大小的和室。东西虽然多，但收拾得很整齐。一志正在起居室看着电视里播出的老旧美国动画——《猫和老鼠》，如今看来依旧新鲜。

我们在和室里隔着微妙的距离坐了下来，没有坐垫。我看向纱窗那头的洗衣机说：“一志爬上去的就是那个吗？”

小由肿着眼回答：“没错。昨天我说什么都想去，我都已经努力两年了，即使有一天可以稍微喘口气，我想也不该会有报应才对。一志那时也

① 1DK，数字代表房间数，D表示餐厅，K表示厨房。

刚好在午睡，我做了他最爱吃的鲑鱼饭团，还有冷了还是很好喝的玉米汤，放在那张桌子上。”

“这样呀。”

我看着一志。他右手臂手肘的地方包着绷带，但看起来和平常没两样。每当愚蠢的汤姆被杰瑞揍了一下鼻尖，一志也会跟着跳起来。他朝着我这边说：“为什么，一直都是，汤姆挨打呢？”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，为什么老是同样的人挨揍呢？这种问题我也不知道。

“为什么呢，一志？哪天你变成大人以后，要帮我们创造一个不会这样的世界哦。”

这时，餐厅的电话响了。小由站起来去接桌上的电话，才听一声就无力地挂掉了。她没有把话筒放回去，直接走回来。

“一早到现在净是一些采访与咒骂的电话。说什么不配当母亲，什么你去死，什么就是你这种人害日本走下坡路之类的。我倒是想问他们，我何时又害日本走下坡路了？”

小由以沙哑又干巴巴的声音嘲笑自己。我无言以对。

“帮一志洗好澡，哄他入睡后，每天晚上十点我就得到位于王子的工厂去。那是一家帮便利商店做便当的工厂。我一直站在那里烹煮食物与装便当，到早上五点为止。一回家，又要帮一志做早餐。白天我一面躺下假寐，一面要陪一志。给他弄吃、帮他洗澡、陪他玩、给他看绘本，想睡到不行的时候，就播动画影片给他看。在这期间的九十分钟左右，我就好像偷到时间一样跑去睡觉。”

小由的脸好像废墟一样，给人一种“所有希望都燃烧殆尽了”的感觉。我心想，非得说些话才行，结果讲了很蠢的话。

“你完全没有什么多余的闲暇时间啊。”

小由又嘲笑起自己来。

“不只没有多余时间，也一样没有多余的钱。每星期我彻夜工作五天，每个月只能赚到十六万日元多一点。什么合同工的就是这样。而且还要再扣掉税金和保险费。这里的房租也要七万，我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方面可以让我节省的，因为每个月都是一毛钱也不剩。”

一个如此努力了两年的母亲，才一天不在家，别人就说她不配当妈妈。这个世界一定是哪里从根源上就出了错，然而我却无法予以改正。一志爱看的第四台的动画似乎结束了，他朝向这边站了起来，以撒娇的声音说：“妈妈，妈妈，肚子饿饿。”

小由以空洞的眼神看向我这里。我总觉得看着这家庭的晚饭菜单，是一件很可怕的事。

我不由得说道：“我说，要不要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吃晚餐？找一间附近的家庭餐厅。”

一志对于“家庭餐厅”这个词展现出异常的兴奋。

“家庭餐厅、家庭餐厅、儿童餐餐、橘子汁汁、冰淇淋。”

要价五百八十日元的儿童餐，对于这孩子来说是最上等的奢侈了。我实在看不下去，朝玄关走去。“我先到外头去，你们准备一下。”

我留下还在大喊家庭餐厅的一志，走到外面的走廊，靠在水泥扶手